

高考复读生的内外世界《一路嚎叫》姐妹篇 肖睿 著

我考



中国和平出版社

我考



高考复读生的内外世界

我 考

肖睿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考/肖睿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9

ISBN 7-80201-308-9

I. 我…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7394号

我考

肖睿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 100009)

电话: 84026161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印刷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毫米 1/32 印张: 9

ISBN 7-80201-308-9/I·010 定价: 18.00元

目录

引子.....3

第一部 七个月.....7

第二部 99天.....181

第三部273

献给——
我的母亲

我所有的叙述，只是你怀抱中的无尽虚空



引子

WU RAO

我记得我打电话查分的时候高考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天了，是十七天还是十八天，我记不起来了。那天在下雨，院子里积的水足以将脚面淹没。妈妈，你说，这下子应该凉快许多了，我笑了一下，又好像没笑。我很紧张，你是知道的，我总是很紧张。其实从高考完我就开始紧张了，我以为考试完了我就能睡得着觉了，可我直到那天过去之后还是睡不着。我的眼睛是红色的，血红，像下完雨之后的漫天霞光。我看得出来，你也很紧张，查分的时候虽然你离我们很远，可目光始终在我手上。我能听到你的呼吸声，它沉重，缓慢，带着一股牙膏所特有的矫情的清香味。你看着我按动电话键，听筒里传出了“嘟？嘟？”的盲音，爸爸的身体开始颤抖，我的胳膊肘贴着他的肚皮，隔着一层布料我感到了他心脏的跳动，它在不断地加快速度，那让我厌烦，我挪动了一下身体，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厌恶，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跳开了。电话接通了，机械



般的女人声音让我输入自己的考号，我觉得我的喉咙深处涌上来了一股血，我的手开始颤抖了，在这之前，我还以为我是不会让它颤抖的，可我控制不住它们。我的两只手像被烤化掉了一样，我想把准考证和听筒递给他，可他又不接。

他说：“你自己做的事你要自己承担责任，你先听。”

我把目光投向你，可你已经消失在你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了。

电话里的女人声音又开始催促我了，我将掌握成了拳，又使劲握了几下，这让我觉得我多少又有了些勇气，当她开始说您的成绩为多少多少的时候我的耳朵里充满了嗡嗡乱响的声音，当她第二次播报我的成绩的时候我才听清楚了她在说什么：“您的成绩总分为二百八十七分，各科分数如下……”

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变得很难看，否则我父亲的第一句话不会是“是不是很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只能说“是的，是的。”

“上三百分了吗？”

“没上。”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解脱了一样。这让他很是懊恼吧？他坐在了沙发上，他抬头问我：“怎么办？”

这时你从屋外走了进来，你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回答你的问题，只是把头低了下去，你问他我考了多少分，他指着我说：“你问他。”

你放下了手中的东西，坐在了他的身旁，你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他妈哪儿知道该怎么办呀？”他大声地嚷嚷着，然后你们开始争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有些受不了了，我走过去关上了房间的门以防你们的声音穿出去，继续给我丢人现眼。

在那个暑假里，你们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你们漫长的争吵，往往是以我的落榜作为话题点，然后深入到各个层面上去，这让我尴尬。而我呢？我每天天还没亮就会醒过来，“我落榜了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我头疼欲裂，可我没有答案，你们也没有答案，在不争吵的时候我们吃饭。你们只能悲伤地望着我，一家子人一言不发。

七月份快要过去的时候的某一天早上，你走进我的房间，你问我：“你怎么了，为什么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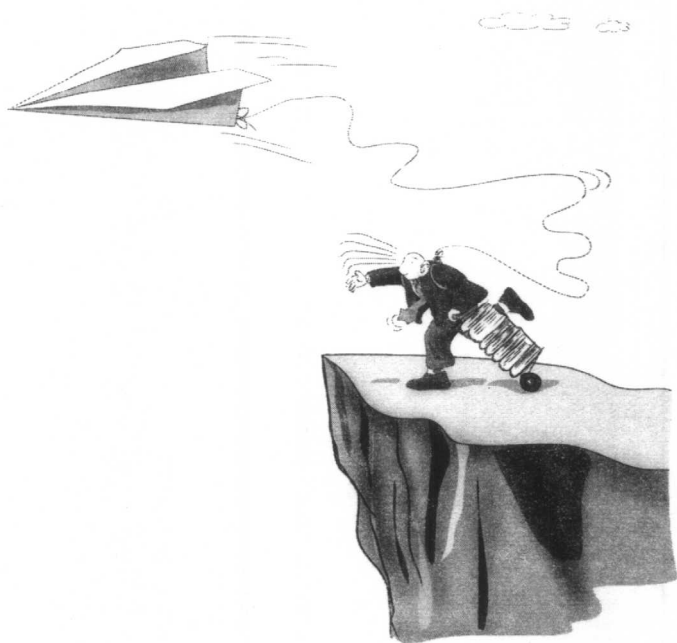
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把你杀了。

你看着我，接着叹了一口气，你说你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让我复读合适。“我们不逼你。”你接着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好吧。”

我的毫不犹豫让你有些吃惊，你说：“那就这么定了？”

“不然又能怎样呢？”我一边说一边仰起头瞄了一眼你身体后面的天空，一群鸽子在天际深处盘旋，在它们的下面，是正在燃烧着的世界。



第一部 七个月



第一章 八月

MO RAO

∴ 1 ∴

妈妈，我记得进校门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太阳是银色的，发出一阵阵类似爆炸的声音。当我点燃一根烟，你让我扔了，说这是学校。我吐掉烟头时正好路过教学楼前的那座雕像。两个月前，我们班的全体男生在另一所学校的另一所雕像前抽着烟留影纪念，自那之后便各奔东西了。只有我又回到了另一座雕像前，我在它面前立起脚尖打了两个转，此时万物既像是红色的，又像是白色的。

我和你在教学楼的空旷楼道里一层又一层地穿行，像是上天堂，像是下地狱。我们默默无语，前方黄金般的光线中的亿万颗灰尘上下翻滚疯狂旋转。终于，有个女孩告诉你应该去三楼报名。我看见你拉住了我的手，你的手温暖得犹如一首美丽的赞美诗。

可我害怕，我甩开了你的手，你在我前面无言前行，



刺耳的铃声忽然爆炸，那个刹那，我觉得我们俩像进入了一列巨大而又冰冷的火车。

妈妈，在我们报名交费时你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你看到我的一个昔日同学正在数钱，那是她从复读班退学后学校应该退给她的钱。你认识她，她和我一起学画，她告诉我这儿太苦，她实在撑不下去了。我感到你的手更有力了，妈妈，你的手心出汗了，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加油！”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眼镜，我的班主任，一个皮肤闪烁着青铜光泽的小个子男人。

他问我为什么开学三天后才来报名，你替我撒了个谎。在我的记忆里，你很少替我撒谎。眼镜的声音温柔而且忠厚，你说听他说话就知道是个负责任的人。后来绿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暗恋眼镜，我想，多一半也是因为他的声音。

送你上车的时候你说“儿子，加油！”我笑了，可回到租住的小屋中的第一夜，那小屋子里的燥热与黑暗让我辗转难眠。我起来坐在床头点燃了一根烟，在它燃成灰烬的过程中，我想哭，我想哭泣可以让我全身冰冷下来。可我吐了，当我开始第一次干呕时，在我痛苦的声音中我漫长的呕吐症开始了……

:: 2 ::

我第一次见到绿是在你走后的第二天下午，我蹲在屋门口抽烟，绿和她父亲拎着行李走进了院子，她只是冰



冷地看了我一眼。她父亲却和我说了很多，说她女儿只差十多分就上二本线了，说她女儿从小第一次离开家，没想到不是去上大学，反而是来这儿补习。说大家对门住，我应该多照顾她。他还说了许多废话。一个话多的忠厚父亲！在他的唠叨中，绿把一间又黑又闷的小屋子收拾成了闪耀着粉色光泽的女生卧室。她走过来站在我们的面前，她说：“你好，你叫什么？”我说：“我叫小土。”那是我和绿说的第一句话，我闻到了她身上传过来的香味，她可真香。

绿的父亲走后，我俩坐在我家的门槛上像两个真正的闲汉一样等待夜晚到来，那代表着一天又过去了。绿告诉我，她根本不想再复读，只是在等待补招的机会，只要有大学要她她就走。

“你呢？”她问我。

我其实也不想复读了，但又无法告诉她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出路了，只能对她说，我学画五年了，今年因为文化课没上分数线落榜，我必须复读，等待来年的艺术院校招生，否则，我学画的五年白学了。

我们不再说话，她去她房中拿了两个梨，牙齿咬梨的声音清脆得让我身体有些发凉。“我牙出血了！”绿惊呼，她指着果肉的雪白洼坑中飘着的那几缕鲜红的血丝。吃完梨，她说，画画的，你为我画张画吧。

那个下午，我坐在绿对面，绿坐在院子中像橙子皮般明亮的光中，我看着她，把她画在纸上。绿，我为你画，我为我的孤独画，我为我的恐惧画，我为我的饥渴与焦躁画，我为我无法排解的忧愁与愤怒画。我画出你的五官，



你的眼神、衣裳，我还想画出你衣服中埋藏着的美丽身体，你那如同海水一般的身体。你在时间中爆发的疯狂、绝望与神经病，你的勇敢与软弱。妈妈，在我为她第一次画画时，我盯着她的眼睛发誓，我一定要画出这张画。

绿看完我完成的画，说难怪你考不上，画得一点都不像，太丑了。

“主要是你人长得难看，下次不画脸了，效果可能好点。”

她给了我腹部一拳，没想到打在了我皮带的铜扣上，一边倒吸着气，一边拿着画回屋贴去了。

当晚，我们又见到了这院里的另外两个邻居，也是同学，ET和石头。我们三个男生找了一个醒醒小酒馆，喝到凌晨。我发现酒精的味道和深夜中街道的冷风可以治愈我越来越重的紧张，缓解我的呕吐症。

:: 3 ::

我们的教室总处在一个又黑又闷的状态中，因为人太多了，凉凉开玩笑说全市的文科落榜生都挤在了这间教室里。我没数过究竟有多少同学，我总在睡觉。凉凉是我的第一个同桌，一个身材枯瘦嗓音沙哑的男生。因为我报名最晚，眼镜只好让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我左边是几把散发着泔水味的墩布，右面就是凉凉。因为听不见也没有心思听讲台上的沉闷声响里究竟有什么信息，我和凉凉每日的课堂生活就是睡觉，醒来的时光也就是相互交流夜晚失眠的痛苦与比较偏门的色情笑话，除此以外我俩没